



16年来，我的心一直波澜不惊，与世隔绝，直到看见你的那一瞬间，我才知道，我的孤独，只是为了守候你的到来。

【美】莎拉·布莱克莉 & 大卫·莱斯利·强森 著 肖晓 译



RED
RIDING
HOOD

穿红斗篷的少女



RED RIDING HOOD

穿红斗篷的少女

莎拉·布莱克莉 & 大卫·莱斯利·强森 合著

肖 晓 译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红斗篷的少女 / (美)布莱克莉著; 肖晓译.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6

(爱·守护系列)

ISBN 978-7-5353-7078-5

I. ①穿… II. ①布…②肖…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3965 号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2011 Catherine Hardwicke

Text copyright © 2011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17-2011-207 号

穿红斗篷的少女

出品人:李兵

出版发行: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hbcp@vip.sina.com

承印厂: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

印 张:19.5

字 数:182 千字

印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680 毫米×980 毫米

开 本:16 开

书 号:ISBN 978-7-5353-7078-5

定 价:35.00 元

目录



第1章	1
第2章	15
第3章	29
第4章	37
第5章	47
第6章	57
第7章	69
第8章	81
第9章	87
第10章	99
第11章	111
第12章	119
第13章	125
第14章	139
第15章	155

RED
RIDING
HOOD
穿红斗篷的少女

第 16 章	161
第 17 章	177
第 18 章	189
第 19 章	201
第 20 章	209
第 21 章	223
第 22 章	229
第 23 章	239
第 24 章	243
第 25 章	249
第 26 章	255
第 27 章	261
第 28 章	269
第 29 章	283
第 30 章	293

第 1 章



从巍巍的树冠望下去,小女孩能看尽一切。匕角村安详地沉睡在谷底。从高处俯瞰,村落遥远而又陌生,充满着神秘未知。在那里,没有嶙峋突兀的怪石,没有时刻萦绕在心头的恐惧和忧虑。

沐浴在这远离村庄的空气中,薇莱丽感到自己重获新生,她成为了某种动物:一只翱翔的鹰,带着求生的冷峻,自傲而又孤独。

尽管只有七岁,她就知道,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和其他村民格格不入。她会不自觉地与他们保持距离,甚至对她那些率真又美好的伙伴们也是如此。她觉得在这世上唯一能相知相通的人,只有露西——她的姐姐。像村里前辈们口中那支老歌所吟唱的那样——她和露西就像两根藤蔓,相互缠绕共生共栖。

露西是她的唯一。

薇莱丽盯着自己悬在半空中的光脚丫子看了一会儿,心里寻思着自己爬到这上面来的缘由。当然,没有人会允许她爬上来,她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叛逆心,也不是为了爬树的成就感。一年前,当她爬到最高的树梢后,发现除了开阔的天空,哪儿也去不了,兴奋之情早已烟消云散。

爬得这么高,是因为她觉得在下面的村子里已无法自由畅快地呼吸。如果不逃离出来,忧郁会一直伴随在她左右,像积雪般层层堆叠,直至把她深埋。而在这儿,她高高地坐在这只属于她的树上,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她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她从未担心过会坠落,因为在这轻盈的



世界中,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薇莱丽!”

苏赛特的叫声穿过树叶传了上来,像一只大手要把薇莱丽拽回到现实中。

从母亲呼喊的语气声中,薇莱丽明白,是该回去的时候了。她收回垂着的双腿,蹲下身,开始向下爬。朝下望去,有一个又斜又陡的尖屋顶,那是祖母的房子。那座小屋就建在这棵树的枝杈上,屋顶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如绒毛般的松针。小屋仿佛是被某次大风暴卷上来似的,恰好夹在这繁花盛开的树枝之间。薇莱丽一直很想知道这房子是怎么被建在那儿的,但她从未问过,因为一旦开口寻根究底,美妙的事物就会失去它最初吸引人的魔力。

此时已是暮秋时节,树叶展示完最后一丝活力,放任自己从树枝上凋落,告别了对秋日的眷恋。薇莱丽从树上爬下来,震颤的枝桠让更多的树叶纷纷飘落。她整个下午都栖息在这棵树上,树下女人们的喃喃细语,随风飘送上来,飘进她的耳朵。今天那些声音比平日里显得更加小心翼翼,更加低沉,仿佛充满了秘密。

薇莱丽快爬到接近树屋房顶的树杈上时,看到祖母从门廊翩然而出,她的双脚被长裙遮住,走起路来像仙女在飘动一般。祖母是薇莱丽心目中最美的女人,她的长裙层层叠叠,伴着她的步伐而左右轻摆,每当迈出





右脚，丝质长裙便轻盈地拂向左侧。祖母的足踝长得精致可爱，像露西的八音盒中那个木质跳舞小人的纤细腿脚，令人赏心悦目却又担惊受怕，因为它们看上去仿佛轻轻一折就会断了。

薇莱丽可没那么脆弱，她从最低那根树枝上跳下，“砰”的一声扎扎实实地落到了门廊上。

和一般脸颊丰盈粉嫩、容易兴奋的小女孩不一样，薇莱丽的脸平滑素净，甚至有些苍白。在七岁这样的年纪，薇莱丽没有真正想过自己是否算漂亮，其实她也并不在意自己到底长什么样。但，没人能忘得了她那谷壳色的金发和那双不安分的碧绿眼眸，那双璀璨明亮的眼睛。她深知正是这双眼眸，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一些。

“姑娘们，快点儿！”母亲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夹杂着一丝焦虑，“咱们今晚得早些回去。”薇莱丽迅速跑到楼下，以免被其他人发现她刚刚一直待在树上。

从敞开着的门望进去，薇莱丽看到露西在母亲身旁走来走去，抱着一个祖母送的用碎布做成的洋娃娃。薇莱丽一直暗自希望自己能更像姐姐一点。

露西的手柔软而圆润，肤如凝脂，这让薇莱丽很羡慕。她的手细瘦纤长，骨节突出，还长了不少老茧。她觉得，这也让自己显得不可爱，没人会想要碰这双手的。



薇莱丽很清楚，姐姐比她好得多。露西待人慷慨和善，更有耐心，而且她从不会爬到树屋上面去，因为她知道那不是乖巧的孩子该去的地方。

“姑娘们，今晚是月圆之夜！”母亲的声音打断了薇莱丽的思索，“轮到我们的了。”她又略带悲伤地轻声说道。

薇莱丽不明白“轮到我们的了”意味着什么，她希望那会是个惊喜，或者是份礼物。

她低下头望向地面，好像看到有些痕迹在泥土中若隐若现，构成了一个箭头的形状。

是彼得。

她睁大双眼，沿着布满灰尘的斜陡楼梯跑下了树屋，想走近去查看那些标记。

不，那不是彼得。她心想，刚刚看到的或许只是地上的一些刮痕而已。

但万一是他呢？

那些痕迹从她身前一直延伸到了树林中。薇莱丽并未来得及去想自己应该怎么做，或者换作是露西又会怎么做，她只是本能地跟随着标记走进了树林。

当然，这些标记杂乱无章，哪儿也没指明。走了十几步，痕迹就消失了。薇莱丽有些懊恼，自己竟然会傻里傻气地满心期待，但也庆幸没人看见自己跟着没头没尾的标记，一无所获。





彼得，是薇莱丽最好的朋友。他以前常常用木棍在泥土中画箭头来留言给她，这些箭头会引导她找到藏在树林深处的他。

可是彼得——她唯一的好友，已经离开好几个月了，他们曾形影不离，时至今日，薇莱丽仍无法平静地接受他不会再回来了的事实。他的离去就像是把绳索从中剪断——空留下再也连不上的两段。

彼得不像其他男孩子只会嬉闹、打架。他了解薇莱丽的冲动、冒险和叛逆。他从来不会因为她是女孩子而看不起她。

“薇莱丽！”祖母呼唤着她。如果是母亲，还可以慢吞吞地回应，但祖母不容怠慢，祖母说要处罚都是来真的。薇莱丽转过身，抛下没有结果的线索，急忙跑回去。

“我在下面呢，奶奶。”她贴在树干上，感受树皮的粗糙，舒服极了。她闭上眼，全心感受着。忽然，传来一阵马车隆隆驶来的声响，仿佛是渐渐逼近的暴雨声。

祖母也听到了。她快步走下楼梯，紧紧揽住薇莱丽，她那冰凉的丝质衬衣和厚重杂乱的护身符紧贴着薇莱丽的脸。薇莱丽把下巴靠在祖母肩头，看到露西小心翼翼地走下高高的楼梯，母亲紧随在后。

“今晚要坚强点儿，宝贝。”祖母轻声耳语。薇莱丽紧紧抱住她，沉默而又疑惑地站在那儿。对薇莱丽来说，每一个人和每一处地方都有特殊的气息——有时候，整个世界就像一座大花园。薇莱丽觉得祖母闻起来

就像碾碎的叶片，混合着某些更深沉、更意味悠长的东西。

祖母放开薇莱丽，露西顺手给了薇莱丽一束花草，是她从树林中摘来的。

两匹健壮的马拉着马车，沿着路上的车辙颠颠簸簸地驶来。伐木工人们挤坐在新砍下的木桩上。马车在祖母家的大树前骤然停下，木桩由于惯性而突然向前滑动。男人之间堆放着薪柴，粗的在下，细的在上。在薇莱丽眼中，就连车夫看起来都像是木头做的。

薇莱丽看到父亲赛沙尔正坐在马车的最后面，他是个曾经还算帅气的男人。父亲站起身弯下腰抱了抱露西，他清楚薇莱丽不愿让他抱，因为自己浑身散发出一股汗臭和啤酒味儿，薇莱丽早就躲开得远远的。

“奶奶，我爱你，再见！”露西一面让赛沙尔拉着她和母亲爬上马车，一面回过头喊道。薇莱丽则自己攀着车辕爬了上去。只见缰绳猛地一抽，四轮马车又继续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进。

一名伐木工人向旁边移了移，为苏赛特和女孩们腾出些位置。赛沙尔凑了过去，在那个男人脸上夸张地亲了一下。

“赛沙尔，”苏赛特不满地哼了一声，目光中满是责备，像接过刚才在马车中继续的话头那样很自然地调侃道，“看到你这么晚还清醒着，真让我吃惊。”

薇莱丽早听惯了这样的指责，表面上听来狡黠风趣，实际上却是刻



薄的冷嘲热讽。每次听到父母以这种轻蔑的语气交谈,都让她觉得惊慌不已。

她看向姐姐,露西正被一个伐木工的话逗得笑个不停,并未注意到母亲说了什么。露西坚信她们的父母仍然爱着彼此,她一直认为爱情并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朝夕相伴。爱情蕴含于每一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陪伴,每一个日日夜夜的守候之中。薇莱丽也曾试图相信露西的话,但她仍觉得,爱情不该仅此而已。除了琐碎的生活,爱情还应该包含更多。

她紧紧抓住车辙,趴在马车的后梁上,低下头盯着快速消逝的地面。看了一阵,头晕目眩,便又把脸转回到车上。

“我的宝贝儿。”苏赛特把薇莱丽抱到腿上,薇莱丽乖顺地依偎着母亲。她觉得母亲的面色如同面粉般苍白,但是依然美丽,并且散发出一股杏仁的清香。

马车从黑鸦林中穿出,沿着银水河急速向前奔驰,笼罩着村庄的阴郁迷雾,一下映入眼帘,慢慢在四周弥漫起来。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不祥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沧桑的枯木、嶙峋的怪石、突兀的尖顶映衬在月光之下。作为匕角村的至高之地,守仓塔巍然耸立。

来到这里,人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不由自主的恐惧。

匕角村的村民们,内心随时被惊恐占据着,甚至连睡在自己床上他们都提心吊胆,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个转身都忐忑不安,仿佛这里危



机四伏。

人们早就开始相信，他们这是咎由自取，肯定是自己犯下了某些罪过，抑或是他们内心有丑恶之处，才会使他们饱受恐惧的折磨，这都是罪有应得。

薇莱丽注视着这些每日蜷缩在恐惧里的村民们，愈发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外面的世界并不能让她感到畏惧，内心深处的黑暗才是让她惧怕的根源。但似乎只有她会这么想。

当然，彼得和她一样。

她回想起和彼得在一起的往昔。那时，两个无所畏惧的孩子，一起分享着肆无忌惮的欢愉。而如今，她却只能因为这个村庄的懦弱而感到忿恨，因为失去挚友而感到懊恼。

一旦进入那扇厚重的木制城门，匕角村看起来就和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面目相似的马儿们四处奔跑，尘埃飞扬；街上四处游荡的流浪狗，拖着下垂的肚皮，饥肠辘辘，干瘪的身体就连皮毛下的肋骨也清晰可见。梯子静静地靠在门廊下，苔藓从屋顶的裂缝中伸出，无声无息地爬过房屋前庭，也没有人去清理。

今夜，每一位村民都急忙把自家的牲畜牵入屋内。

自记事开始，大家就知道每一个月圆之夜，便是狼人之夜。

羊群被赶在一起，紧锁在有厚重大门的屋子里。鸡鸭被拽住脖子，在家人手中传递，直到被送上梯子，藏到楼上。每一只鸡惶惶地咯咯叫





唤着，被人提着脖子，薇莱丽很担心它们的脖子会不会被拽断。



一回到家，薇莱丽的父母就开始窃窃私语。他们并没有沿着梯子爬到楼上的小屋去，而是走向屋下的羊圈，那里刚好被房子的阴影遮住，漆黑一片。女孩们跑在父母的前面，赶着去与她们的宠物山羊朵儿打招呼。朵儿一见到她们，就用它的小蹄子噙噙地敲打着圈栏的隔板，清澈水亮的眸子充满了期待。

“是时候了。”父亲来到薇莱丽和露西身后，把手搁在她们的肩头。

“是做什么的时候了？”露西问道。

“轮到我們了。”

薇莱丽从父亲的姿势中觉察到了一些令她不安的东西，传递着某种危险的讯息，她侧身闪躲到了一旁。露西牵起她的手，像往常那样安抚她。

赛沙尔坚信，与孩子们交流也要坦诚。他提了提裤子，俯下身与两个小女儿对话。他告诉她们，朵儿是这个月的祭品。

“鸡还得要下蛋给我们吃，”他提醒她们，“而这头山羊是我们唯一能给得起的了。”

薇莱丽难以置信地愣住了。露西则悲恸地跪了下来，用她小巧的手指上下捋着朵儿脖子上的毛，轻柔地拉着它的耳朵，用孩子们特有的方式安抚着朵儿。朵儿用自己新长出的小角摩挲着露西的手掌。

苏赛特盯着山羊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期待地注视着薇莱丽。

“和它说再见吧，薇莱丽。”她把手放在女儿单薄的肩膀上说。

但薇莱丽做不到，犹如如鲠在喉，她说不出告别的话儿。

“薇莱丽？”露西望着她，目光中充满了恳求。

她明白这个样子会让母亲和姐姐觉得她很无情，只有父亲了解，他朝她点了点头，带着羊离开了。他用一根细绳牵着朵儿，朵儿鼻孔大张，喘着粗气，眼神里透露出不安。薇莱丽忍住了苦涩的泪水，她恨父亲，恨他的同情，恨他的背叛。

然而，薇莱丽很小心，从不让任何人看到她的泪水。



那一夜，母亲把她们哄上床后，薇莱丽一直清醒地躺着。月亮的清辉透过窗棂洒在地上，投射出一大块阴影。

她苦苦思考着。父亲带走了他们家最珍贵的山羊朵儿。她亲眼看着朵儿降生在羊圈。那天，山羊妈妈痛苦地嘶鸣着，赛沙尔帮助它把浑身湿漉漉的小羊宝宝带到这个世界上。

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露西跟着薇莱丽离开温暖的被窝，两人蹑手蹑脚地爬下了阁楼，向前门走去。

“我们得做些什么！”薇莱丽急切地低声喊道，怂恿姐姐同她一起。

但露西退缩了，恐惧地摇着头，无声地恳求薇莱丽留下来。薇莱丽明白自己不能像姐姐那样，蜷缩在门廊，紧紧抓着小鹿袄躲在一旁。她



没办法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事情一件件发生。但正如露西总是羡慕薇莱丽的行动力那样，薇莱丽也很钦佩姐姐的自制力。

薇莱丽很想上前抱住惶恐不安的姐姐，告诉她不用担心，并安慰她说：“嘘，亲爱的露西，明天一早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的。”但薇莱丽什么都没说，只是转过身，用拇指按住门闩，让门无声地滑开，毅然走入了外面冰冷的世界。



村中不祥的氛围，在夜里显得分外强烈。在月光的笼罩下，村庄的轮廓像是被漂白了一般，散发着清冷的气息。房屋阴森耸立，仿佛是一些高大的舰队，而支棱着的树枝好像是刺向夜空的船桅。这是薇莱丽第一次独自夜行，她觉得自己正在探索一片新的天地。

为了尽快赶到圣坛，薇莱丽决定走捷径穿过树林。她踏上一片苔藓，感觉就像踩上了牛奶浸泡过的面包。她很小心地避开一簇如同水泡一般的蘑菇，蘑菇顶上棕色的斑点像是撒上了一层肉桂粉。

黑暗中，似乎有什么粘到了她脸上，像轻薄而潮湿的丝绸——是蜘蛛网。这让她感到一阵战栗，觉得浑身上下有看不见的昆虫在爬。她揉着脸，想抹掉薄膜似的蛛网，但那些蛛丝太细了，根本抓不住。

满月死气沉沉地挂在空中。

当她走到森林中的空地时，脚步迈得很谨慎。她边走边提心吊胆着，